



一部好小说，写透佛道儒
真实度接近99%的东方玄学小说



大结局
柒
神游人间卷

为你揭露现代文明兴起后，隐伏民间的古中国文明。
在精彩畅快的故事里，带你领略中国传统地理（堪舆）、传统数学（术数）、
传统保健（坐忘）、传统天文（观星）等正本清源的神秘智慧。

徐公子胜治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柒
神游人间卷

徐公子胜治 ○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游.7 / 徐公子胜治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4
ISBN 978-7-5113-3467-1

I. ①神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8636号

神 游.7

著 者: 徐公子胜治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付改兰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90mm 1/16 印张: 18.5 字数: 352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467-1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石髓·矿难 / 001

这是透辉石髓，是翡翠原玉中的精华！据说一条翡翠矿脉中只有这么一只石髓，如果石髓被采走，往往矿山震动，连矿坑都会塌陷。所以这东西珍贵异常，十分罕见！

推想前因后果，十有八九是有修行的高人在寻找炼器的天材地宝，发现矿髓就顺手取走，引发了矿脉震动的惨剧。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又如此凶残狠毒？

第二章 杨柳枝·金毛吼 / 037

杨柳枝向空中飞去，越飞越高，在极远处消失不见。我们三人都瞪大眼睛仰头看着，天空出现了一个小点，向着我们头顶落下。那东西越来越接近，已经可以看清就是那支灵签。风君子看见灵签落下，突然像猫被踩了尾巴一样叫了一声：“快跑！”只见他撒腿跑向忘情天梯方向，脚下生风速度奇快，一边跑一边用手指堵住了耳朵，弯着腰将嘴张得老大。

第三章 道家长生诀 / 075

在许多武侠与仙侠小说中，都曾提到一部名叫《长生诀》的秘籍，描写得神乎其神，甚至有不少高人为此争夺不休。那样的《长生诀》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宝贝，然而自古以来道家所谓“长生诀”几乎人尽可闻，只是不知而已。它只有寥寥四十九字。

第四章 须弥绝空 / 111

须弥神罩的神奇之处很多，最主要的一个用处就是可以展开形成一个独立的福地洞天。也就是说很多修行门派集合数代人百年之力打造的洞天福地，须弥神罩只要一展开就有了。当然这件神器发动与收起都异常困难，甚至不是一人之力所为，至少要集合十名以上可飞天御物的高手。而且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展开，因为它需要天地灵气去维持，只有非常特殊的地方才可以如此使用。所以周春选择了茫砾山。

第五章 破 阵 / 145

风君子一走出须弥神罩随手一抓，倒霉的是所有人。只要在绝空大阵之中不分敌我都身陷险境，首当其冲的是风君子本人。我捏碎墨玉，他猛一抬头，但时间已经晚了，茫砺山上空一声霹雳，陡然飞出九条火红色的神龙。九条飞龙一现身就在空中炸裂，变成一片血色火海从天而降直扑风君子。九龙神火阵！

第六章 立约西昆仑 / 177

守正说了一句：“他回去报信了，我帮他一把。”然后他朝天空扔出雷神剑，半空里化出一片凌厉的金光，紧接着一声震天霹雳，金光如开天巨刃一般切向远处的山峰。我从未见过雷神剑如此锋芒，金光闪过之后，那座大山的山顶被削去了一截，整个顶峰就像被打磨过一样平整。

第七章 诛心锁，不得脱 / 221

小孩正在说话，那头驴已经看见了风君子，眼中发出奇异的炙热光芒。它突然前蹄刨地，挣脱小孩牵的缰绳向着我们这桌冲了过来。它也许是冲向风君子的，可半路踩到一块鸡骨头，蹄子一滑直奔风君子身边的玄星子，前蹄凌空照着玄星子就踢了过来。

第八章 行走在尘埃中 / 255

关大嫂道：“灰尘？我怎么没看见？”

风君子侧着头看了关大嫂一眼，有点惊讶地道：“是呀，你头发上一点灰都没有，水果上也这么干净。可我刚才走过来，却落了一身的灰尘。”说着还伸手掸了掸衣服。

关大嫂面色深沉道：“是你自己要在尘埃中行走。”

第一章 石髓·矿难

音容留期忆，存梦梅花山

“什么？”我们闻言都惊出了声，尤其是泽仁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。韩紫英不是心地狠毒的人，怎么出了这么毒的一个点子？我不解地问：“这也太过分了，我们没这个权利。”

韩紫英走过来道：“这不是我的主意，这是百合自己的决定。她就在附近，刚才听见你们说的话了，这是她转告给我的。”

泽仁向四周张望道：“百合来了，她在哪里？”

紫英道：“泽仁你不必望了，看也看不见！百合刚才说了，你们这是在逼泽仁，泽仁说喜欢也不行，说不喜欢也不行，她都听见了。她也想知道如何证明和曦真人的两个问题，所以毁去容颜十年不见是她自愿的。女人的性情刚烈起来，你们这些臭男人是想不到的！泽仁你和师父回去吧，如果十年后再见毁容的百合，还有今天这份情义，百合之心是不会变的。”

泽仁道：“百合还说了什么？”

紫英道：“如果到时情已淡，你也没有错，她仍会感激你曾经的恩情。百合不想再回正一门让和曦真人为难，我收留她！十年之后不论状况如何，我想百合也能自立于人世，不需要你们操心。”

紫英似乎有些生气了，说出了“你们这些臭男人”的话，连我也捎了进去，也不知道她想骂谁。和曦面露愧色道：“百合姑娘万不可如此，其实我……”

紫英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和曦真人也不必再说什么了，百合之意已决！泽

仁，你想见百合，十年之后再找我。”

和曦与泽仁已经离去，山谷中只留下我和韩紫英。我问她：“这真是百合的主意吗？”

紫英道：“是的，百合不简单啊！”

“有必要吗？”

紫英突然笑了，说：“太有必要了！如果泽仁对她有真情意，这一举就把他牵住了；如果情意非真，我看算了就算了。”

“可是那毁容之说？”

紫英道：“要毁就真毁，反正她现在的样子已不能再行走世间。如果她往后修行有成，突破易筋洗髓的境界，容颜自可恢复，那时的修为也足可自保了。”

“如果修行不到呢？”

紫英又笑了，凑到我耳边道：“我来下手，用药毁容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她恢复。不过你先别告诉百合，也别告诉泽仁。何况百合的资质不错，如果依法修行，我看还是很有前途的。他年你若想立她为梅花山大弟子，不也就顺理成章了？”

“可我昨日问过百合了，她的修行根基尚浅，付接也没有教她梅花山一派的高深道法。而我的丹道修行，对女丹功夫并不了解，没法传授。你说这怎么办？”

紫英道：“你怎么忘了风君子留在菁芜洞天的那三卷秘籍了？我看了，其中一卷讲的是世间之修，应该适合百合；还有一卷讲的是物类之修，居然适合我。就拿那卷道法传她。”

紫英所说的三卷道法秘籍，是风君子从忘情宫中带出来的，被他母亲在家中撕碎，又被七心亲手装裱修复，留在了菁芜洞空中。我想了想又问：“修行不能只依典籍，无师承是不能乱来的，其中关键之处还需要指点。那里面的道法我没有学过，现在又不能去请教风君子了，真想传授恐怕要费很大功夫。”

紫英道：“你怎么忘了忘情宫？我可以去请教天月大师，相信天月大师不会不指点的，连我都跟着借光了。将来你若开宗立派，门中总不能只收男弟子不收女弟子吧？既然我刚才一赌气说了收留百合的话，你就持毫光羽代梅花山传授这个弟子，在修行界给她一个正式的身份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只要百合愿意，她就拜在我们门下好了。我是东昆仑

盟主，又亲手杀了付接，收留百合别人也不能说什么。就是辛苦你了！”

紫英道：“我有什么辛苦的？别忘了有一卷秘籍是可以让我修习的！过两天麻烦你一趟，带我飞天去浮生谷，我要求见天月大师。”

“没问题，韩总管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紫英道：“张先生回来了，你不要去找他吗？他今天又在凤凰桥头摆摊算命了。”

次日上午，我沿着体育场外的马路走向凤凰桥头。太阳已经升得很高，路边有一个卖烤地瓜的小贩，我看着很眼熟，这小贩在这里摆摊已经不少年了。我买了两个烤地瓜，拿在手里边走边吃，热乎乎、香喷喷的。

“哎呀，真巧啊。石野，匀个地瓜给我呗！我正好也没吃早饭。”后面突然有人和我打招呼，回头一看是溜溜达达的风君子。

我笑着递给他一个地瓜，说：“小心烫着嘴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怎么不捧着茶壶了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茶壶？留在滨海了，这么远的路坐车坐船的碰碎了怎么办？嗯，这烤地瓜不错，是体育场门口那家摊子卖的吧？”

“是的啊，真厉害，这你也能吃出来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现在人心不古假冒伪劣太多！烤地瓜讲究的就是一个烤字，那样吃起来才香。可不少小贩为了省火，都先把地瓜在家里煮得半熟，最后在街边烤炉里烤干就算成了。那样是省煤炭钱了，可烤地瓜的滋味没了！那一家一直是老老实用小炭火烤透的。”

“你年纪不大，知道的事情可不少，连烤地瓜都这么有研究？”我半开玩笑道。

风君子道：“切！这还用研究？一口吃下去不就知道了，我又不是笨蛋。”

“对，谁也不敢说你是笨蛋，谁说你笨我跟谁急！你干什么来了，又是没事轧马路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就是逛逛。”

我看着他突然心念一动，笑着说：“那你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个看热闹的地方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好啊，去哪里？”

“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”

我带着风君子来到凤凰桥头。凤凰桥西面，道路的北侧，一字排开有不少看相算卦的摊位，打着形形色色神乎其神的招牌。其中有细竹竿挑起的一块

白布，上书“神机”二字，张先生今天也出来摆摊了。

风君子乐了，说：“原来你带我来看看算命的？这里真是芜城一景，我以前也喜欢跑到这里看算命，你怎么也会有这个爱好？”

“你先别问我，我问一个问题考考你。你看对面那么多算命的，假如你要去找人算命，你会找哪位算命先生？”我手指着那一排卦摊问他。

风君子咯咯笑出了声，说：“石野你是不了解我呀！我在大学里外号就叫半仙，没钱买烟的时候就指着给人看相算命活着呢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如果在这里摆摊，生意一定火！”

“靠，你好有才啊！先别扯你了，我就是问假如你一定要去算命，一定要在这里找个人，你会找哪位？”

风君子用手一指说：“我就找他！”

风君子手指的赫然是张先生。张先生早就发现我们来了，正在那里偷眼观望，见风君子突然用手指他，神色间吃了一惊。我也吃了一惊，追问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人精神，地方也干净。你要是找个地方坐下，也喜欢整洁对不对？”

凤凰桥头是个马路自由市场，比较脏乱，瓜果皮核纸屑烟头一天下来满地都是。但张先生的卦摊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连大一点的碎石子都没有。再看各家的招牌，天天在马路边摆摊，大多落满灰尘还沾染了油污，只有张先生那一面白布帘一尘不染。类似的问题在同样的地方风君子也曾经问过我，当时张先生穿的衣服不对，深秋时身穿了一件薄绸衫。现在衣服倒是正常了，却一样与众不同，被风君子一眼挑了出来。

“嗯，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那人很特别，找他过去看个相，一起去好不好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看相？找他干什么，你找我呀！我给你看，不要钱，你帮我买盒烟就行，红塔山，我一定给你看到底！”

我走到路边的烟摊买了一盒红塔山扔给他说：“烟我给你买了，相我不敢请你看，我怕你小子给我胡说八道。我还是找那位先生给我算算吧，你看不看热闹？”

风君子摇头道：“我就不看你搞这套封建迷信活动了，正好去凤凰桥那边九洲大市场买点东西。你自己玩吧，谢谢你的烤地瓜和红塔山。”

风君子溜溜达达地过了桥，张先生一直看着他的背影有些出神。我走到卦摊前坐下，招呼道：“老板，算命！”

张先生这才回过神来，暗自叹息了一声，向我道：“原来是石盟主，听说你要找我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张先生不要在这里叫我石盟主，还是叫我石野听着习惯一些。吩咐不敢当，我真的是来算命的。”

张先生苦笑道：“你这种高人怎么也来这一套？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你曾经天天在我这儿泡着，我有给你算过命吗？你之命数，恐怕非我能断！”

“不是要你给我算命，是想请你给另一个人算上一算。”

张先生道：“另一个人？如果是风君子就罢了，他的命数老天爷也不能断。”

“不是风君子，是一个你曾经认识的人。”

张先生道：“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梅存菁。”

张先生脸色大变，过了半晌才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？”

“芜城图书馆有一部《芜城州府志》，张先生曾经在梅存菁题字后留言，自己应该记得吧？”

张先生怅然道：“天道如何，难问故人，千年世家一叹，今生受命于谁？我留的字我当然记得，你终于找到我了，其实我早知道你与芜城梅氏有莫大关系。”

“你早知道？从哪里看出来的？”

张先生道：“三年前你大闹齐云观，手里那面镜子。别人认不出那是青冥镜，以我与梅家的关系还能认不出来？青冥镜能到你的手中，守正真人又那么维护你，我当然能猜到与你与芜城梅氏关系非常。”

“你也认出了青冥镜？那你为什么一直不点破呢？”

张先生淡淡笑了笑，说：“点破了，当时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况且我知道梅氏有一子名叫梅野石，如果还在世的话年纪和你一般大。当年梅氏夫妇殒身谢天下，这孩子下落不明。我第一次听说你的名字叫石野时，其实就已经吃了一惊！不然你哪有那么容易与我结交？”

这些脚踏两界的高人，一个比一个精明，只把我蒙在鼓里。风君子要我来找张先生，还真是找对人了，听他的意思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世。我问道：“那张先生知道我的来意了吗？”

张先生道：“你亲手杀了付接，芜城众位高人没有插手，然而宇文树却不知情。你杀了付接之后一定也了解了许多往事，梅氏夫妇之死的前因后果又何必问我？”

“我知道的、猜到的、看到的都是我自己的推测，今天需要听一位知情人亲口说出来，请张先生千万不要瞒我。”

张先生道：“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收摊了，你随我来吧。”

张先生收拾了东西，带着我一起走过凤凰桥，沿句水河东堤一路前行。这一走就是很远，穿过鳌峰桥继续向前，已经到了郊外一片开阔的河滩，隔着句水河可以看见对岸的龙首塔与塔下小山一侧的赤脂石壁。

张先生手指龙首塔说道：“那就是梅氏所立龙首塔，塔下神山就是梅氏禁地菁芜洞天所在。我虽与梅存菁生前交好，却从来没有进去过。有什么话，你就在这里问吧。”

“二十一年前的事情，我已知道大概。当时天下混乱、动荡不堪，修行人大多隐居道场避世不出，究竟是什么人出面相逼梅氏夫妇？法海闭关未出，而且六十年前就是法海擅动青冥镜引起的事端，相信不是九林禅院的人为难梅氏。而以正一门与梅氏的关系，恐怕也不能是守正真人。那么究竟是谁？”

张先生道：“你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呢？这不是一人之事！六十年前梅氏与天下的约定想来你也知道。一度生灵涂炭，梅氏也不无辜，梅氏夫妇是自愿谢罪，没有人杀他们。祸端从付接而起，而付接你已经杀了！”

我鼻子一酸，冲着他跪下了，说：“我只问一件事，那出手伤了付接、让付接远逃大漠险些送命的人是谁？”

张先生道：“你知道了又怎样？你想报仇吗？”

“付接已经死在我手里，我心中只有遗憾没有仇恨。我只想知道真相，我父母去世前所发生的事情，这也不可以吗？求您了！”

张先生长叹一声，转头看着句水河说道：“你终于亲口承认你就是梅野石了，那我什么都说了吧！伤付接的人是葛举吉赞大师，率一众修行人上门问罪的也是葛举吉赞！”

“什么？怎么会是他！”

张先生道：“野石，你不要跪着了，起来，我们一起在河边坐下。葛举吉赞大师与你们梅氏的恩怨，我今天都告诉你……”

二十多年前，准确地说是二十四年前，葛举吉赞来到芜城并非偶然，他是特意上门找梅氏家族的。他的目的是借用青冥镜，想用青冥镜动芜城地脉，从而改动天下山川。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目的与付接是一致的，源头在于西康的毗卢遮那寺被毁。

毗卢遮那寺，民间俗称大日如来寺，葛举吉赞就是升座于毗卢遮那寺的大师，至今已传承七世。该寺不仅是大师法座所在，同时也镇守川西风水近千

年。寺庙一毁，山川庄严之气散泻而尽，千里信仰之心动摇崩坏。葛举吉赞有心重建寺院，却无力再整山川与人心。

恰好他曾在正一三山会上亲眼见过法海动用青冥镜，也亲耳听过梅望翁讲了青冥镜以及芜城地脉的玄妙之处。他千里迢迢赶到芜城，当时梅望翁已不在，见到了梅存菁夫妇。他请求梅氏以青冥镜再动山川，以成全他重建毗卢遮那寺的心愿，梅存菁当即拒绝了！

大师不顾长辈的身份，向梅氏苦苦哀求。梅存菁告诉他梅氏没有那么大能力，想改动也改动不了，其实菁芜洞天不过是聚地脉山川灵气建造的修行道场而已，梅氏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不能震动芜城地眼从而扰乱天下江山。大师仍然哀求，后来梅存菁说道：“四十年前之事先辈也亲眼见过了，梅氏与天下有约，擅以青冥动地脉，天下共诛之！大师苦苦相逼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话谈到这里就崩了，不欢而散。后来葛举吉赞没有离开芜城，而是在芜城地脉上广教寺残存的院落中留住下来。三年之后，芜城地脉震动，葛举吉赞大师在广教寺中感觉到龙首塔下有人作法擅扰芜城地眼。他立刻上门一问究竟，结果他刚刚离开广教寺，震动传来未及阻止。这一年九连山地震，三江水断流，芜城周边九百里异相成灾。

为什么成灾只有九百里没有九千里山川震动？接下来是我和张先生两个人的推测：一方面因为付接的法力不足，同时对青冥镜使用也不正确，擅用之下损毁了青冥镜；另外一方面要感谢法海，九林禅院位于菁芜洞天与九连山脉之间，法海四十年来一直闭关不出，以一身定力护持地脉。

地脉入昭亭之处，就是广教寺的双塔。倘若葛举吉赞当时不选择去梅氏问个究竟，而是当机立断以一身神通镇住双塔，可能后果还不会太严重。但葛举吉赞如果那么做会很危险！法海只是入空定护持地脉，能有多大法力就消去多少冲击，于自身无损。葛举吉赞如果镇双塔护地脉，就是以一身法力与山川震动对抗，很可能要受重创甚至身亡。现在已经不知道大师当时是怎么想的，或许是没有来得及，或许是没有想到，总之他选择了去梅家问究竟。

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能猜到。葛举吉赞知道了事情的始末，他出面聚集当时寻到芜城来的修行人追拿付接，付接带伤而逃。守正真人自称闭关没有露面，正一门只让和尘出面，实际上是葛举吉赞领头向梅氏问罪。

昭亭山上风君子对葛举吉赞大师说的那一句奇怪的话——“二十年了，你终于还是如此做了。他如果知道，也许能原谅你。”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真正的意思！葛举吉赞是我梅氏的仇人吗？他当时做错了吗？我亲生父母之死与他有关吗？答案似乎是，又似乎不是，我脑海中一片混乱，只是流泪不能言。张

先生在我身边，用手轻轻搂住了我的肩膀，静静地陪我坐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，龙首塔上空星光闪烁。张先生突然幽幽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如果想去找葛举吉赞大师，今天是最最后的机会。广教寺传出的消息，大师自预将于今夜离去。天意啊，真是天意！”

“离去？去哪里？”我有些心神恍惚，一时之间还没反应过来。

张先生道：“自然是辞世西去不回人间，大师早有遗言，连转世灵童也不要去找了。这半年多来，他的伤一直没有好，也一直没有请人医治。”

张先生的话刚说到这里，只看见身边七彩光华闪烁，一条人影冲天而起。侧身望，我已经不见了。我走了，一听说今夜葛举吉赞将要示寂，立刻御器飞天赶往广教寺，连招呼都没打。我并不知道自己去广教寺究竟要干什么，见到了葛举吉赞又究竟想要说什么，也许仅仅是为了见他一面。

我第一次在广教寺见到大师，那是他聚集修行同道问我大闹齐云观之事，那次告辞时他曾对我说过——将来如有难解之事，可以再来找他。何谓难解之事？我今日心中就有难解之结，当年的恩怨我感到困惑。我是去原谅他还是去责问他？也许见到他才清楚。

广教寺离芜城二十里，片刻就到。我飞在空中远远已经看见昭亭湖的水面与广教寺大雄宝殿的金轮顶。寺中夜间仍然香烟缭绕，却没有点亮一盏灯。我正要越过昭亭湖落在广教寺门前的双塔之间，突然空中有一股弥漫的力量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就像一张纠缠的网将我拖向地面。有人竟在此时出手与我斗法！

御器飞天我虽已熟练，但飞天相斗的境界尚未精通。我从云端飞落立足于实地，只见昭亭湖边的山野中跪着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他背朝着我，面朝着广教寺的方向，看背影我也能认出他来。

“尚云飞，你为何拦我去路？”我沉声问道。那人正是好久不见的大师弟子尚云飞。

尚云飞不动也不回头，口中答道：“我上师怕你今夜不能来，曾有话要我转告你。”

“我来了，你说！”

尚云飞道：“当初舍不得，终于能舍得。想来的总会来，要去的这便去了。”

“一走了之？”

尚云飞道：“不是走，而是去；不是舍，而是得。他人之错，或在于做，或在于不做。我之错，或在于做，或在于不做。见世人皆行我欲之事，福

也；妄世人皆行我欲之事，祸也。世人皆求，乱也；世人皆得，治也；得而无伤，修也；勾牵无碍，成也。”

“对不起，今日来，我不是为了谈修行。”

尚云飞道：“我上师最后说了，你是来谈解脱的。如果杀了他你能解脱，你就去杀了他；如果你不能下手，他也一样要走。他走了他解脱了，请问你呢？”

我手持毫光羽站立，说：“我不想杀他，我只想问他一句话，当年他究竟出于何心逼问梅氏？既然我来了，也无须你转告什么，我当面对他。是大师要你拦我的路吗？”

尚云飞道：“上师没有吩咐，是我自己要拦你的路。上师不欠梅氏的，你无须问他，上师欠江山的，也已经还了。七世轮转眼见欲离，我不能让你在这最后一刻插手。”

“你怎知一定能拦住我的去路？”说话间毫光羽发出暗淡的光芒，在空中虚拟刀身长达七尺，锋芒所向直指尚云飞的后背，我想把他逼开。虚刀被一股力量挡住，锋芒只差寸余不能向前，这不是以法器相斗，而是以两个人的精神力量相抗。尚云飞的力量不强大，却很坚韧，就在前方将我拦住。

“我不想与你为难，你让开！”我收起了毫光羽，以念力逼向前方。尚云飞不再说话，但恍然间他身影前的昭亭湖、广教寺，远处昭亭山的轮廓在我眼中的投影都变得抽象起来，就像悬在我面前的一幅巨画，而不是眼见的实景。他这是化娑婆世界为泡影人间的大法力，我要想越过他去广教寺，就必须将所见一切都击碎。

真要斗吗？那我就出手吧！我取出了青冥镜，催动法器化作一面光圈，光圈中投射出眼前巨画的倒影，以神念施展移景之术，一层层击碎。眼前的昭亭山轮廓变得扭曲起来，抖了抖，恢复了正常的视界，光镜中的昭亭山不见了。广教寺连同双塔时而清晰时而模糊，最终碎灭，镜中的广教寺消失，眼前的广教寺也恢复了正常。接下来昭亭湖水旋转不歇，湖中浪花卷起，突然在空中相互击碎，眼前又是昭亭湖平静的水面。青冥镜中只留下尚云飞孤独的背影。

尚云飞的法术让我层层破去，他却一直没有收了法力，仍然以弥漫的念力阻挡我的去路。再出手，只能直击向他了！他如此相斗之法，并无伤我之意，只想阻我脚步。他如果这么不还手，迟早会被我击退，但如果我击退他，恐怕就等于杀了他！我突然觉得很无奈，我与尚云飞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就算我为了见大师一面问个明白，也不能杀了尚云飞！

我叹息一声，收了法力。我的法力一收，云飞的法力也收了。此时我神念中传来苍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：“当年的我，就如此时的你。我上门逼问梅氏，梅氏夫妇亦自辞而去。”

这是葛举吉赞大师的声音。大师的声音在我的神念中响过之后，远处的广教寺忽然传出诵经之声，尚云飞五体投地拜了下去。广教寺没有灯火，然而双塔之间的天空却亮起了红色的光芒，光芒中还有一道道飞虹在闪烁。随着飞虹闪烁，空中响起毕剥的爆裂之声。飞虹爆裂声中，寺中众僧的唱经声悠扬……

是夜，葛举吉赞大师虹化。肉身凭空而去，只留下一顶黄帽、一身红袍，还有十只手指甲与十只脚指甲。这些遗甲都呈晶莹透明状，如舍利般凝结为圆形。广教寺专门立了一座佛龛供奉，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。当地报纸刊登了葛举吉赞大师去世的消息，对虹化之事一笔带过。

“石野，你这几天怎么了？我从未见你如此忧郁！我还以为你不会有这样的表情，你真的是成熟了，至少比以前深沉多了。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这是一天晚饭时，柳菲儿问我的话。

“没什么，我想父母了。”

柳菲儿道：“想就去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。你在这里已经好久没回家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要不明天将老人家接进城来打年货？”

悲空饮七恨，谢醉酒盈樽

我看着柳菲儿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还记得那幅画吗？就是你家那幅奇怪的古画，那次你救我，后来画上的人就消失了。”

柳菲儿道：“当然记得，世间真是奇妙，如果不认识你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意想不到。”

我又问：“你是不是想过，将来我们有一个孩子能够姓柳？”

菲儿脸红了，说：“这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对你父母说了我们的关系？你不会连这个都说了吧？看你表情这么深沉，是不是他们不同意？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我父母如果知道我要娶柳家的女儿，又怎会不同意？我